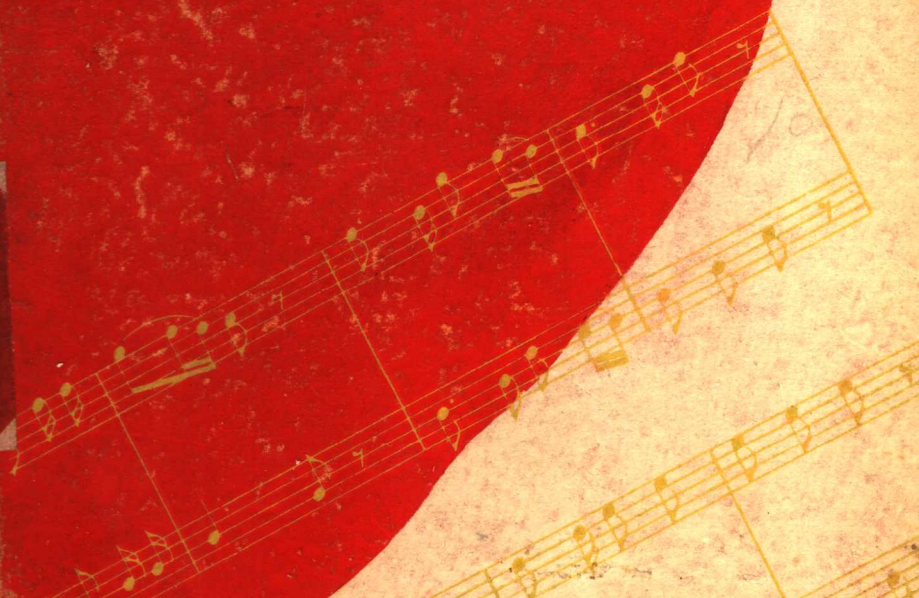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听

于 伶 孟 波 郑君里著



听耳

于伶 孟波 郑君里著



电影文学剧本

聶

耳

著 作 者 于 伶 孟 波 郑君里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张：35/8 插页：4 字数：69,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500册(内精装2,000册)

统一书号：10078·0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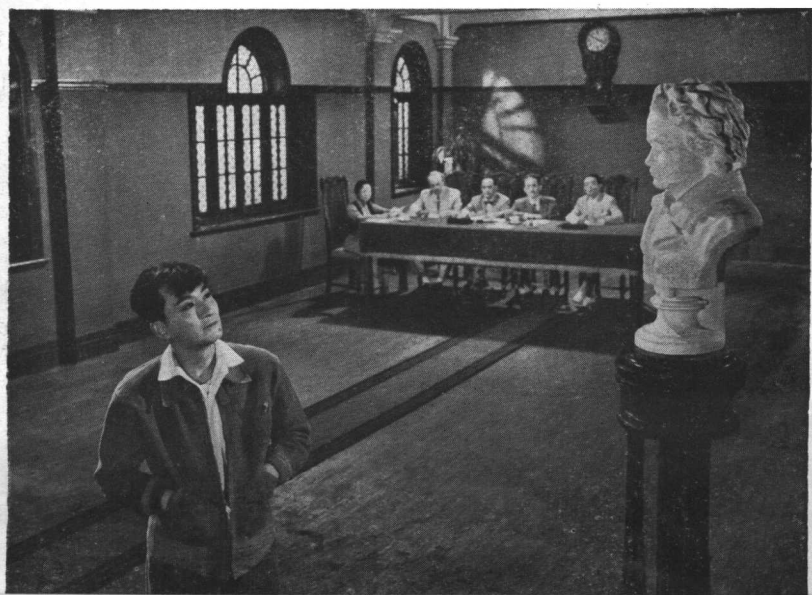
精装定价：(八)0.66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傳記性的电影文学剧本，描写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奠基者、偉大的革命音乐家、共产党员聶耳同志的生活与斗争。

剧本从一九三〇年聶耳来到上海开始，经历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党领导的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聶耳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政治、思想和艺术修养日益成熟，掌握了音乐的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短短的两三年中，他创作了三十多首激动人心的歌曲，象嘹亮的革命号角，对鼓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并且为民族音乐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今天，当我们唱着 he 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时，仍然深受鼓舞，给我们以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力量。









第一章

一

一艘来往于上海与越南之间的法国商轮开进黄浦江，停泊在上海外滩铜人码头。

字幕：“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海。”

拥挤不堪的大仓口，有些南方服饰的旅客，熙熙攘攘地下船。

人群中挤出一位青年，他用敏锐明彻的眼睛注视上海，傻笑着把右手往上举了举，手中提着一个破旧的粗布口袋，袋口露出一支新的玉屏风箫和一根笛子，袋口边用布带系着一把月琴。左手提着几包沉重的药材之类的货物。

后面一位旅客的大箱子冲碰上来，把他的右手和布袋碰向前左方，月琴碰在他左手提的药材包上，“碰”的一声，碰断了一根琴弦。

青年把他那敏锐而惊讶的目光从高大的建筑物上急转回来。

在青年左边的商人薛老板，把自己肩上的两只连扣在一起的大麻袋移放到青年的左肩上来。

青年勉力支住。

薛老板：“聶守信，快走！”

青年馱着重負，急往前擠。

麻袋上有“云南云丰商号”六个大字。

二

夏天早晨。

上海的高樓大廈。

公平路，工人住宅區。

瓦房屋頂的閣樓天窗口，青年聶守信探出身來，呼吸新鮮空氣，舒展肢體。

樓下傳來薛老板的叫喊聲：“聶守信！聶守信！”

聶守信聞聲急縮回身。

閣樓，聶守信彎曲着身子走向扶梯口，用腿勾梯子，勾不着。

小紅在閣樓下面的樓梯口旁生火爐，見聶守信的腳在她頭上勾不着梯子，前去幫助搬梯。

聶守信下梯時对小紅笑，流露着謝謝的意思。

房東太太提着空籃子去買菜，看見小紅在梯子旁，臉上露出怒色：“死了頭！火爐還沒生好！”

小紅緊張地搨火爐。

灶披間。

薛老板在數點貨箱。

房东太太向薛老板招呼：“薛老板，早！”

薛老板不經心地敷衍：“唔，早……”

聶守信走到薛老板身旁，薛老板交給聶守信一張貨單，指揮聶守信：“送貨去！”

聶守信到樓梯口扛貨箱，出門。

弄堂內。

挂着“云丰商号申庄”牌子的后門口。

聶守信把貨箱放在榻車上，又和榻車工人轉身進去搬貨。

報販：“《新聞報》……老《申報》……” 邊叫邊從馬路轉入弄堂里來。

亭子間窗口，一個穿着藍白橫條的海員汗衫的男人伸出上半身來，大聲喊：“……老《申報》。”

紗廠女工朱英如，滿頭飛花，提着飯盒，匆匆回來。

老江：“回來啦！買份報紙！”

朱英如買報。

聶守信又扛着一箱子貨走出來，向她招呼：“朱大姐，下班啦？”

朱英如：“哎……”

朱英如從報販手中接過報紙，付錢。抬頭叫：“老江！”

海員老江又從亭子間的窗子口伸出頭來。

朱英如：“你自己去買點小菜吧，我有事，馬上得出去！”把飯盒和報紙交給聶守信：“請你帶上去！”說畢，匆匆往弄堂外走去。

聶守信接過報紙來看。

報紙標題：

今天八一

全市戒嚴

租界華界嚴密戒備

嚴防共黨暴動

三

火熱的太陽光下。

外白渡橋，行人擁擠，各種車輛來往不絕。

橋北頭，崗警密布，外國巡捕、警士攔在橋頭，在擁擠的人群中找尋目標“抄把子”，搜查他們認為形迹可疑的人。

小龍，一個大學生，被認為“形迹可疑”。一個警長用手槍對着他，一個警士搜索他的上衣和褲子的口袋，無所獲。打開他手里的小紙包，有一張發票，一個新買的电燈泡。

小龍被放過去了，他笑着包好電燈泡，走了。

聶守信跟着楊車上橋，他打拍子似的揮着手勢，給楊車工人打氣。

路面的柏油被晒融化了，行人又擁擠，楊車行進很困難。

“三道頭”指揮巡捕用警棍在楊車前揮舞，用生硬的中國話吆喝着：“閃開——閃開！”

聶守信幫着推車。

橋南頭，人字形馬路口，行人更擠。

一輛電車從東開近橋來。

橋北一輛電車開上橋來。

高高的楊車夾在中間。

人群擠攏來。几路有組織的群眾往人字形的交通中心集中。

三輛車同時被阻，電車上的腳踏鈴聲“當當當”直響。

聶守信預感到要發生什么事情了，他緊張而好奇地東張西望。

人群相互緊張地看，用吃驚的眼光四顧尋找：將要發生什么事情了？

車停，聲寂。剎那間變得非常靜！

人群中，青年學生小龍拿着那個新買來的電燈泡，用訊問的眼光看着人群中一個高大的人——蘇平。

蘇平用眼睛招呼了小龍。

小龍把電燈泡攢在地上，發出聲音：“拍！”

一個高升炮放上空中，“砰！”

革命群眾舉行的飛行集會開始了！

一陣口號聲：

中華蘇維埃萬歲！

中國工农紅軍萬歲！

共產黨萬歲！

各色小傳單飛揚。

工人裝束的革命宣傳鼓動家蘇平，被小龍和工人甲扛在肩膀上抬起來，面向人群，背後是外灘公園的綠樹。

苏平一手抓住外滩公园矮墙上的铁栅栏，一手挥动，作热情的宣传鼓动演讲：

“同胞们！同志们！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们！今天，我们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群众口号声阵阵呼应……

聶守信听着苏平的演讲，被吸引着。他左手扒在榻车工人的肩膀上，踏起脚跟，右手随口号声挥舞。

巡警紧张行动。

警笛声乱吹。

聶守信目不暇接，激动、紧张、兴奋。

人群骚动，疏散不开。

两边电车铃声“当！当！当！……” 车开不动。

榻车在人群中不能动弹。

紧张忙乱中，苏平和工人甲若无其事地来帮助聶守信推榻车。

聶守信认出苏平就是刚才的演说者，惊讶，钦佩！

苏平对聶守信微微一笑。

榻车被推动了。

电车开始动了。

巡警注视苏平和工人甲。

聶守信将一条麻袋递给苏平，苏平就势垫在肩上帮助推车，被躲过去了。

警車呼嘯着冲過來，從蘇平等推着前進的楊車旁邊疾駛過去。

聶守信熱情地注視着蘇平，表示欽佩……

蘇平觀察着聶守信，似有所感，將一張傳單塞給了他。

蘇平和工人甲注目招呼，兩人急速離去。

聶守信急藏起傳單，目送這兩人擠入人群中去。

四

當夜。

閣樓里，前樓傳來牌聲，薛老板等在叉麻將。

聶守信席地而坐，半个身子伏在一張破旧的行軍床上，床頭挂着貝多芬的肖像畫，他就在樓梯口射過來的電燈光，看蘇平給他的傳單：《中國共產黨紀念“八一”三周年宣言》。他雙手捧着傳單，想象、思索，眼光落在牆上的布口袋和月琴、簫、笛上……

……燭光下。

油印滾筒在鏡頭前滾過，蠟紙架掀開，一張印好的傳單被取出來。

標題：

共產主義青年團
昆明師範支部
告同學書

女學生鄭蘭英和聶守信等兩三個男同學在油印。

……昆明圓通公園。

假日，游人如織，聶守信和几个同学在幽靜的树林中，吹奏口琴。

郑兰英急匆匆找来，把聶守信一把拉走。

僻靜处。郑兰英向聶守信耳語，聶守信神色突变，匆匆离去。

……仲夏之夜。

美丽如梦境的昆明湖上，小帆船。

船边打皺的水波被月光鑲成一匹銀緞。

仓中的青年聶守信无心欣賞这湖光月色……

他抱着布口袋与琴簫，緊張地遙看前方。

两个妇女搖着櫓，船飞快地在五百里滇池中逃一样地駛去……

傳来了上楼的脚步声，聶守信如梦初醒，幻象消失。

聶守信急忙折好傳单，夹在日記本中，拿起瞿秋白著的《新俄国游記》来讀。

房东太太：“誰开的灯？浪費电！”电灯熄灭了。

聶守信无可奈何的一笑，在黑暗中捧起月琴撥弄。

傳來房东太太打罵小紅的声音：“死了头，偷懶！”

聶守信俯視。

二楼。房东太太在打小紅，正打得狠毒。

聶守信看着，感到憤憤不平，提着月琴沖下閣樓。

聶守信迅速地站到小紅面前，擋住了房東太太。

房東太太出其不意，一巴掌打在聶守信身上，抬頭一看是聶守信，大怒。

聶守信反而調皮地：“房東太太，不興虐待小孩！”

房東太太：“你管不着！”說完，推開聶守信，追打小紅。

聶守信無言地插在中間，擋着房東太太。

房東太太僵住。

正好，海員老江提着酒瓶來到亭子間前。

老江溫和地勸說：“房東太太，算了，別打了，小紅怪可憐，沒爹沒娘的……”

房東太太語塞。

街頭傳來《孟姜女》的歌曲。

聶守信走向閣樓，聞聲，登上曬台。

曬台上。

聶守信倚在曬台欄前，听歌。

低沉的二胡。

流浪賣唱歌女沙啞淒涼的嗓音。

黑暗中，老江搥着大蒲扇，拿着酒瓶走上曬台，躊躇地望望弄口，盼望妻子回來。

賣唱歌女的声音漸漸遠去。

聶守信回頭問：“朱大姐還沒回來？”